

# 略论宋代的莹园

吴敬<sup>1</sup> 穆红鹤<sup>2</sup>

(1.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2.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通过对宋代莹园考古材料的初步梳理,可以大致了解其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宋代莹园从北宋中后期复兴至南宋时期,经历了从家族莹园向家庭莹园的转变。与此同时,宋代莹园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丧葬礼俗和宗族观念,并为宋代丧葬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祭祀空间,而且宋代莹园的形制结构影响深远,在一些地区可以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时期乃至近代。

**关键词:**宋代 莹园 类型 时空分布 社会风俗 丧葬礼俗 宗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墓上设施的出现,可上溯至商周时期,但早期的墓上设施多数是用作墓葬标识,内涵相对单一。秦汉时期,象征墓主身份或迎合丧葬礼仪的莹园和祭祀建筑开始陆续出现<sup>[1]</sup>。莹园是墓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称为兆域、陵园、墓园、坟莹圈、墓围等。在一定程度上,莹园可认定是墓地的范围,其主要特点是在墓地边界或墓葬上方修筑明确的界限标识,有的还会在莹园内修建附属设施或祭祀建筑。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莹园多见于帝陵或高等级墓葬<sup>[2]</sup>,普通人罕有使用。唐代,不同形式的丧祭活动在下葬前后已普遍在墓上或墓地莹园中进行<sup>[3]</sup>,但是考古发现的实例并不多。

两宋时期是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社会的倾向对丧葬活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除帝陵以外,作为宋代丧葬礼俗重要载体的莹园,已是较为常见的墓上设施组成部分,是生者为安葬和悼念死者进行丧事活动的重要场所<sup>[4]</sup>。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已有学者对浙江地区的南宋莹园进行了专门探讨<sup>[5]</sup>,为认识宋代莹园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将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梳理,从宏观视角进一步探究宋代莹园蕴含的社会风俗与丧葬礼俗。

## 一、宋代莹园的类型

宋人笃信堪輿之说,一般会选择依山傍水之

地作为葬地,莹园往往也依托山形水势而建。本文收集的宋代莹园资料,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江苏、陕西、河南、四川、重庆等地。从这些宋代莹园所处的位置来看,多选址于山前地带,背靠山体,有的还邻近水体,是阴阳相墓理论中的风水俱佳之地。根据目前所见莹园的规模及其所反映的墓地或墓葬性质,可将宋代莹园分为两大类。

**甲类:大型家族莹园。**此类莹园内一般墓葬较多,占地面积较大,整个家族墓地共享一个莹园,如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sup>[6]</sup>、浙江湖州风车口墓地<sup>[7]</sup>、四川华蓥安丙家族墓地<sup>[8]</sup>、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sup>[9]</sup>等,其中以吕大临及其族人的吕氏家族墓地莹园保存最为完整。

吕氏家族墓地以兆沟为莹园边界,呈东北—西南狭长布局,东北部宽、西南部窄,所有墓葬和地上设施均在兆沟围成的莹园内,有神道贯穿南北中轴线。神道北端与墓葬群相接,南侧500米处与家庙遗址相连,形成了一个超长纵深的布局,发掘者称之为“倒酒瓶状”莹园(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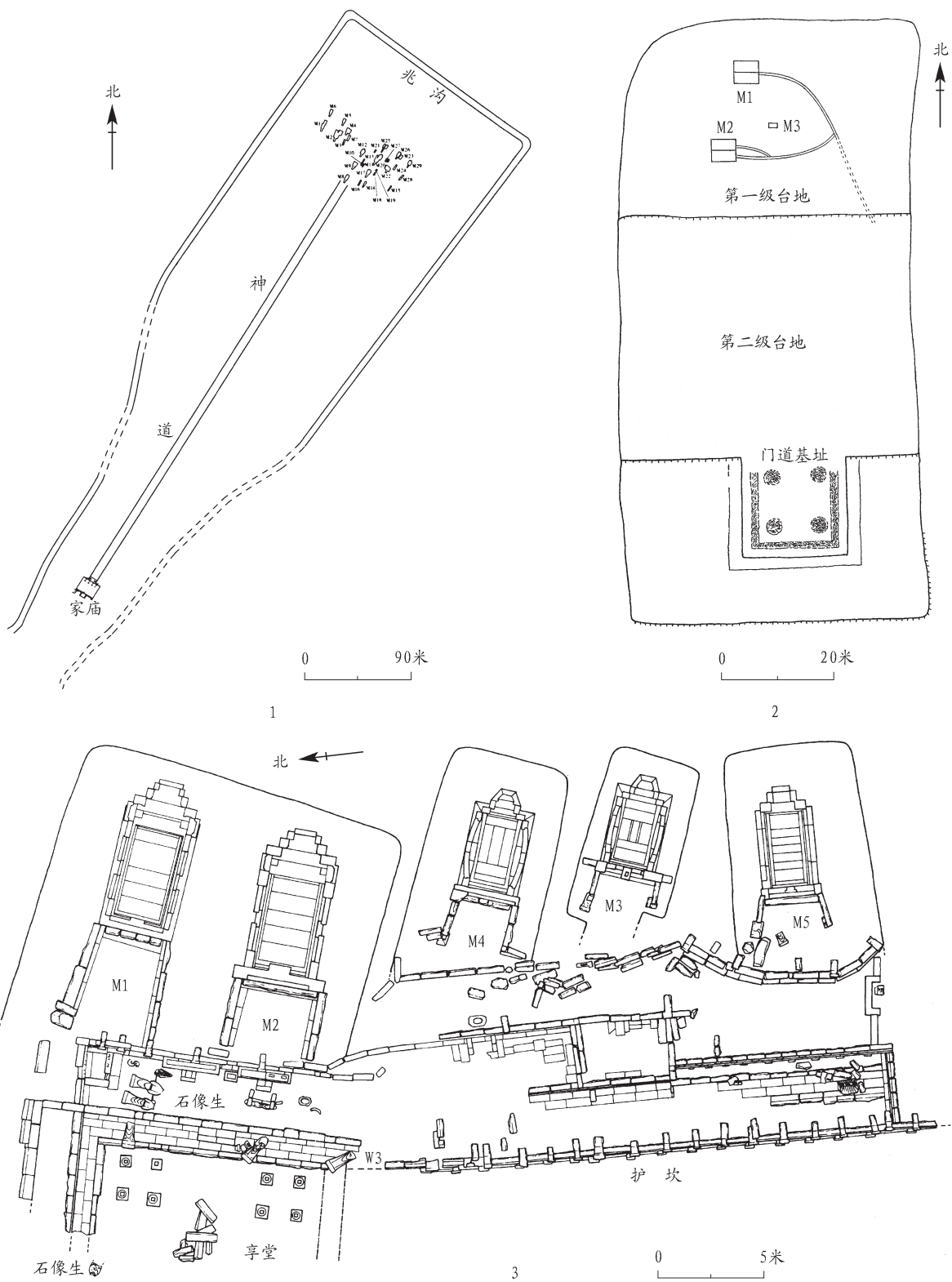
湖州风车口墓地依山而建,当地相传这里是宋孝宗生父秀安僖王赵子偁的墓园。墓地北侧的第一级台地上有M1、M2、M3,在第一、二级台地上均发现有建筑遗存,尤其是第二级台地南侧保留

**收稿日期** 2022-12-02

**作者简介** 吴敬(1980—),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元考古。

穆红鹤(1996—),女,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元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2023年基本发展经费的资助。



图一// 甲类茆园布局图

1. 吕氏家族墓地 2. 风车口墓地 3. 安丙家族墓地

有一处“三瓣蝉翅”造型的门道基址(图一:2)。而且,据当地人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墓地旁还残留有石像生。由此推测,这里原先应有茱园,只是后来被毁。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风车口墓地属于南宋宗室,但其规模之大,说明墓主家族非一般人士。

安丙,南宋政治家,历任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大使等。安丙家族墓地依山而建,墓地中发现了包括安丙夫妇墓在内的五座墓葬,每座墓前均设拜台,并有条石护坎,安丙及其夫人墓的前方还残存有享堂、神道、石像生等(图一:3)。由此推测,安丙家族墓地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型茱园。

韩琦,北宋政治家,官至宰相。韩琦家族墓地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茱园边墙,但墓地面积之大、布局之严谨以及在韩琦墓顶发现的建筑遗存和墓葬前方的照壁基址,均为宋代罕见。据此推测,韩琦家族墓地原先应修有规模庞大的茱园。

乙类:小型家庭茱园。以夫妇合葬或单人葬为核心构筑茱园,是发现数量最多的宋代茱园。根据茱园内有无祭祀建筑,可分为两型。

A型:无祭祀建筑。从保存相对完整的乙类茱园来看,以围墙、环壙或围墙加环壙构成墓葬上方的核心区,平面多呈圆形。多数在核心区中央下挖墓坑并砌筑封土,围墙和环壙或环壙和封土之间会形成环形通道,如广东番禺小陵山M2(图二:1)<sup>[10]</sup>。在浙江地区的一些报道中,封土前的空地被称为拜坛,如浙江龙游寺底袁M31(图二:2)<sup>[11]</sup>。有的茱园在核心区入口处又向外延伸出一片平地,福建地区较为常见,通常称为墓埕,如福

建福州虾蟆山M2(图二:3)<sup>[12]</sup>。

B型:有祭祀建筑。B型茱园核心区的形制与A型接近,同时又修建有祭祀建筑及相关设施。此类茱园多在核心区以南设置多级台地,形成逐级提升的茱园布局,从南至北大致为神道、石像生、墓祠、拜坛、墓穴等,如浙江云和正屏山宋墓(图三:1)<sup>[13]</sup>、浙江龙游徐季升墓(图三:2)<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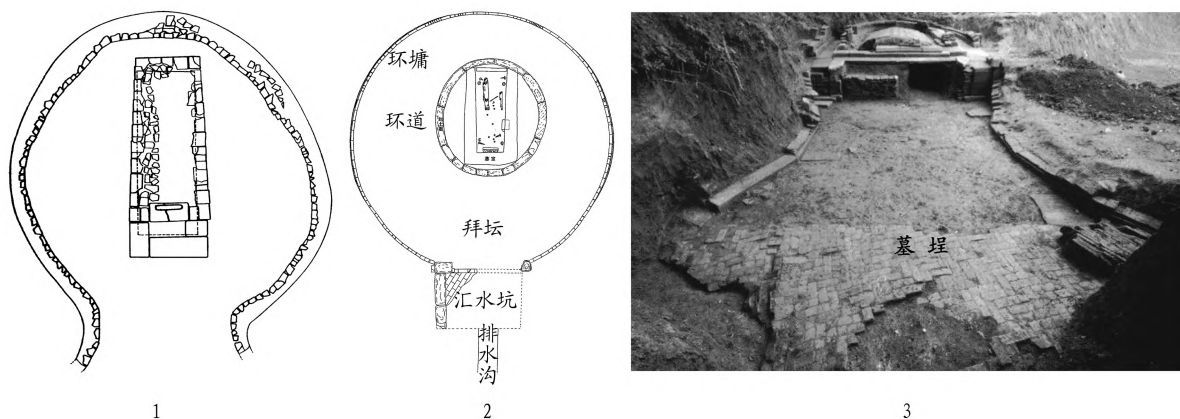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收集到的宋代茱园资料做了进一步梳理,并将其基本信息和类型归纳为表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保存状况、揭露区域以及报道形式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类型学研究是较为宏观的。有些茱园虽然可以划归同一类型,但在内部结构上并非整齐划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家族、家庭、个人在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经济实力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抑或不同地区、不同经历的人群对茱园内所要举行的祭祀活动存在不同认知,因而同类型茱园的内部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微妙差异。因此,对于这些茱园内部设施和结构的问题,本文暂不过多涉及,有待将来材料进一步丰富后可再作相关分析。

## 二、宋代茱园的时空分布

宋代茱园发现于全国多地,根据这些茱园的年代和类型特征,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宋代茱园时空格局的初步认识。

第一,从茱园的修建时代来看,两宋时期有着一定差异。

本文收集的宋代茱园明确为南宋时期者有34例,若加上年代范围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期的13例,两者超过总数的90%。而且宋金时期,茱



图二// 乙类A型茱园布局图

1. 广东番禺小陵山M2 2. 浙江龙游寺底袁M31 3. 福建福州虾蟆山M2

表一// 宋代茔园类型简况表

序号	墓名	结构	类型	墓主	年代
1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	兆沟墓园、神道、家庙	甲	吕大临家族	1074年始建
2	河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	照壁、拜殿、神道、石像生	甲	韩琦家族	北宋中晚期
3	四川华蓥安丙家族墓地	护坎、神道、石像生、拜台、享堂	甲	安丙家族	南宋
4	浙江湖州风车口 M1-3	多级台地、祭祀建筑	甲	高等级宗室	南宋
5	浙江湖州风车口 M4 <sup>[15]</sup>	祭祀建筑	乙 B	不详	南宋
6	浙江龙游寺底袁 M31	环墉、封土、拜坛	乙 A	余氏十一娘	1109年
7	浙江龙游寺底袁 M33 <sup>[16]</sup>	围墙、封土、拜坛	乙 A	不详	南宋中后期
8	浙江龙游寺底袁 M35 <sup>[17]</sup>	围墙、封土、拜坛、坟坛	乙 A	不详	南宋中后期
9	浙江桐庐象山桥宋墓 <sup>[18]</sup>	围墙、环墉、封土、祭祀建筑	乙 B	不详	南宋后期
10	浙江金华郑刚中夫妇墓 <sup>[19]</sup>	环墉、封土、墓阙、石像生	乙 B	郑刚中夫妇	1156年
11	浙江云和正屏山宋墓	围墙、环墉、封土、拜坛、坟坛、墓祠	乙 B	品官或命妇	1248年
12	浙江龙游徐季升墓	围墙、环墉、封土、拜坛、墓祠	乙 B	地方文人	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
13	浙江龙游高仙塘 M1 <sup>[20]</sup>	围墙、环墉、封土、拜坛	乙 A	不详	南宋
14	浙江丽水古墓 M1 <sup>[21]</sup>	围墙、封土、祭堂	乙 B	何澹夫妇	1223年
15	浙江丽水古墓 M2 <sup>[22]</sup>	围墙、封土、祭堂	乙 B	何处仁夫妇	1226年
16	浙江丽水莲都区墓 <sup>[23]</sup>	坟茔圈、祭坛	乙 B	叶宗鲁夫妇	南宋末期
17	浙江建德大洋镇墓 <sup>[24]</sup>	围墙、封土	乙 A	不详	南宋中期
18	浙江余姚汪大猷墓 <sup>[25]</sup>	环墉、享堂、牌坊	乙 B	汪大猷夫妇	1200年
19	浙江宁波史嵩之夫妇墓 <sup>[26]</sup>	牌楼、神道、石像生、拜台	乙 B	史嵩之夫妇	1257年
20	浙江临安洪起畏夫妇墓 <sup>[27]</sup>	围墙、封土、拜坛、砖砌通道	乙 B	洪起畏夫妇	1258年
21	浙江绍兴兰若寺墓地 <sup>[28]</sup>	石墙、环墉、阙楼、神道、大殿、庭院、厢房	乙 B	高等级宗室	南宋晚期
22	浙江临安西坟山 M42 <sup>[29]</sup>	环墉	乙 A	不详	宋代
23	浙江杭州水漾坞宋墓 <sup>[30]</sup>	茔园	乙 A	不详	宋代
24	江苏南京清修村宋墓 <sup>[31]</sup>	茔园	乙 A	不详	宋代
25	江西新余竹山村 M2 <sup>[32]</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南宋
26	江西樟树何家村 M1 <sup>[33]</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南宋后期
27	广东广州淘金花园宋墓 <sup>[34]</sup>	坟茔圈、封土、祭祀建筑	乙 B	不详	宋代
28	广东番禺小陵山 M1 <sup>[35]</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北宋晚期至南宋
29	广东番禺小陵山 M2 <sup>[36]</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30	广东番禺小陵山 M3 <sup>[37]</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31	广东番禺小陵山 M4 <sup>[38]</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32	广东揭阳牛屎山 M2 <sup>[39]</sup>	坟茔圈	乙 A	不详	北宋元祐以后
33	广东揭阳牛屎山 M5 <sup>[40]</sup>	坟茔圈、祭台	乙 A	不详	南宋
34	福建福州罗汉山 M13 <sup>[41]</sup>	围墙	乙 A	不详	南宋初期
35	福建福州罗汉山 M14 <sup>[42]</sup>	M形廊道、封土	乙 A	不详	南宋初期

续表一

序号	墓名	结构	类型	墓主	年代
36	福建福州虾蟆山 M1 <sup>[43]</sup>	墓围、祭台、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37	福建福州虾蟆山 M2	墓围、祭台、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早期
38	福建沙县陆文升夫妇墓 <sup>[44]</sup>	围垄、环塘、拜坛、坟坛、墓祠	乙 B	恩赐驸马及夫人	1273年
39	福建将乐大源乡 M1 <sup>[45]</sup>	墓围、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40	福建将乐大源乡 M2 <sup>[46]</sup>	墓围、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41	福建将乐大源乡 M3 <sup>[47]</sup>	墓围、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42	福建将乐大源乡 M4 <sup>[48]</sup>	墓围、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43	福建将乐大源乡 M5 <sup>[49]</sup>	墓围、墓埕	乙 A	不详	南宋
44	福建将乐梅花井 M4 <sup>[50]</sup>	围垄	乙 A	不详	北宋
45	福建积善宋墓 M9 <sup>[51]</sup>	围垄、墓埕	乙 A	不详	北宋晚至南宋
46	福建积善宋墓 M16 <sup>[52]</sup>	围垄、墓埕	乙 A	不详	北宋晚至南宋
47	福建邵武凹外山 M1 <sup>[53]</sup>	墓围	乙 A	不详	北宋中晚期
48	福建邵武凹外山 M2 <sup>[54]</sup>	墓围	乙 A	不详	北宋中晚期
49	福建邵武后山墓 <sup>[55]</sup>	围垄、封土、拜坛、坟坛	乙 B	不详	南宋
50	福建邵武林头山墓 <sup>[56]</sup>	围垄、封土、拜坛、坟坛	乙 B	不详	南宋
51	福建邵武安窟山墓 <sup>[57]</sup>	环塘	乙 A	不详	南宋
52	重庆江津白沙中学宋墓 <sup>[58]</sup>	石围	乙 A	不详	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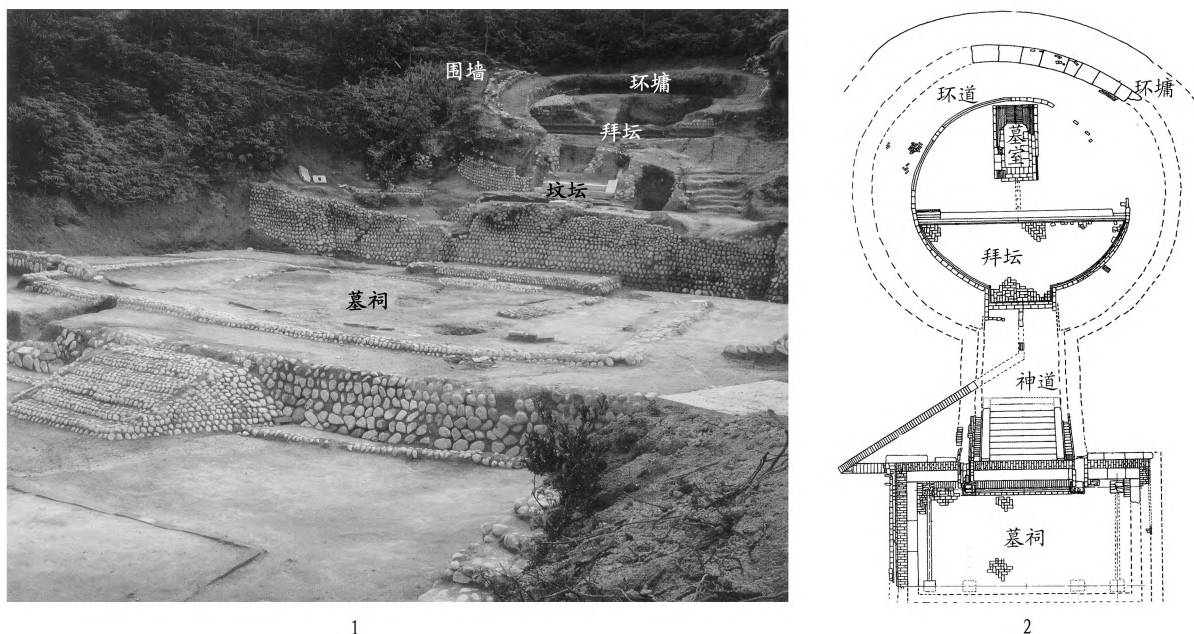
园多集中于南宋治下的东南地区,金国统治的中原北方地区基本不见<sup>[59]</sup>。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的整体复苏约始于中期前后<sup>[60]</sup>,莹园在宋代的复兴也恰好在这一时期,两者应有着密切关系。北宋时期,莹园的分布还较为零散,较有代表性的莹园主要出现在中原北方地区的世家大族墓地中,应是受到了汉唐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家族莹园传统的影响。宋室南迁后,这一传统在东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延续,金国统治下的中原北方地区则出现了断层。北宋中后期莹园逐渐增多,一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这些莹园虽然在形式上是汉唐礼制的余韵,但此时已非上层人士专用,很多莹园属于不具名的普通人士。由此可见,唐宋时期“礼下庶人”<sup>[61]</sup>的社会变革在丧葬文化上的体现可能也是形成于北宋中期。

莹园虽然复兴于北宋中期,但是以家族墓地为中心营建的甲类莹园在此后并不多见,至南宋时期多转变为以夫妻合葬或单人葬为主的乙类莹园。一方面,北宋灭亡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可能将这一丧葬礼俗带到了南方,尤其是地处南宋

统治核心的东南地区。另一方面,从北宋时期的家族莹园到南宋时期的家庭莹园,也反映出了宋代社会结构的微妙变化。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两宋时期,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以夫妇为核心的家庭进一步构成了宋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sup>[62]</sup>。而科举制的进一步成熟,使更多男性成为独立的社会个体,促成了更多独立家庭的产生<sup>[63]</sup>。宋代莹园在南宋以后绝大多数以夫妻或个人为中心修建,说明宋代社会发展到此时,除个别高等级群体为体现社会地位或礼仪规范而以家族为单位营建莹园进行丧葬礼仪活动外,其他莹园的丧祭活动可能已多数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中心。

第二,从莹园的分布地域来看,宋代莹园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首先,南方地区的莹园数量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地处东南的浙江和福建两地,见诸报道者分别有 20 例和 18 例,分别占总数的 38.5% 和 34.6%。此外,除广东地区报道 7 例相对较多以外,其他地区的分布非常零星。因此总体上看,宋代的莹园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这充分体现了上述地区这一时期丧葬观念上的趋同。浙闽地区



图三// 乙类B型茔园布局图

1. 浙江云和正屏山宋墓 2. 浙江龙游徐季升墓

南北接壤,两地在丧葬礼俗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不足为奇。广东地区发现数量相对较多,仅次于浙闽地区,这一现象可能与宋代岭南地区是贬谪官员和流放人员的主要地区有关,来自浙闽地区的人群将一些当地的丧葬习俗也带到了岭南地区<sup>[64]</sup>。

其次,南方各地中浙江地区修建有附属设施的乙类B型茔园比例更高。虽然浙江和福建两地在是否使用茔园的问题上有着相近的选择,但是从茔园内部的构建来看,浙江地区显然更胜一筹。茔园的内部结构复杂,说明丧祭活动可能会更多、更复杂。宋代其他地区的茔园,不仅分布少,结构更是以乙类A型为主。这一现象说明,浙江地区作为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应是当时社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其丧葬活动的复杂程度可能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宋代“厚丧薄葬”<sup>[65]</sup>与礼仪规范的对应关系。

### 三、宋代茔园与社会风俗

茔园是宋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献记载来看,茔园在丧葬活动中与社会风俗也有着密切关系。

#### 1. 丧葬礼俗

墓祭产生于汉代,至唐代已蔚然成风,而且

官方还将其纳入了国家仪典,规定“其寒食上墓,如拜扫仪”<sup>[66]</sup>。至两宋时期,墓祭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祭祀的时间点可能更多。除寒食节外,宋人还会在正月、中元、十月等重大节日进行墓祭。例如:“凡新坟者皆用此日(清明节)拜扫”<sup>[67]</sup>;“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莹”<sup>[68]</sup>;“十月旦,检校墙围享亭,如有损阙,随事修整”<sup>[69]</sup>。从这些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修建茔园以及在茔园中进行墓祭应是较为常见的活动。北宋早期,受到唐末五代战乱的波及,修建茔园和墓祭活动可能受到了一定影响。随着北宋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复苏,营建茔园和墓祭活动也逐渐恢复,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期文献的记载中也相对较多,留存下来被考古工作发现的遗迹也更加丰富。

其次,墓祭活动的内容可能越来越丰富。两宋时期,司马光《书仪》和朱熹《家礼》中关于墓前祭祀的礼仪规范,可以作为当时士大夫乃至平民阶层普遍遵循或极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书仪》载,“(祭祀后土)掌事者先于墓左除地为祭所,置椅桌祭具等。既塞坟门,告者吉服,与祝及执事者俱入行事,惟改祝辞”<sup>[70]</sup>。《朱子家礼》载,“厥明洒

扫,主人深衣帅执事者诣墓所再拜,奉行莹域之内,环绕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斩芟夷。洒扫讫,复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陈饌,用新洁席陈于墓前,设饌如家祭之仪”<sup>[71]</sup>。由此可见,在墓地中不仅要先祖之墓进行洒扫祭拜,而且也会在莹园内进行祀后土等其他祭祀活动,因此在莹园内设置拜坛、墓祠、环壙、墓埕等祭祀空间,应是不同祭祀活动的需求。尤其是朱熹所说的“奉行莹域之内,环绕哀省三周”,似可对应多数乙类莹园核心区内的环道。

## 2. 宗族观念

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科举制度的发展,魏晋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制度逐渐衰落<sup>[72]</sup>。宋代社会虽然有着礼下庶人的趋势,但是一些大家族或大家庭若想延续等级体制和礼仪规制,便需要一种新的礼法才能适应社会变革。墓祭,正好可以满足世家大族的这一需求。通过墓祭,可以维系亲情、收拢族人,符合宗法伦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孝道历来是儒家礼仪和宗法制度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宋人对祖先的祭拜不敢有丝毫懈怠,也将其提升到宗族家法层面。北宋人宋祁认为“孝莫重乎丧”<sup>[73]</sup>,南宋人楼钥也曾见到“某主长外家,逮事外祖少师二十余年,亲见孝友之懿,奉坟墓尤谨,遇忌日必躬至墓下,为荐羞之礼,遂为汪氏家法”<sup>[74]</sup>。更重要的是,通过祭祀还可以将生者纳入宗族内部的尊卑体系,从而约束族众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意识<sup>[75]</sup>。如此一来,莹园自然就会成为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场地之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甲类莹园多以家族为单位修建,且多为世家大族,在形式上凸显了大家族的凝聚力。乙类莹园多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在形式上与甲类莹园的聚族而葬相比,所能维系的家族成员范围似乎缩小了。但是,从乙类莹园的时代和分布来看,尤其是南宋时期,莹园向社会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集中,这或许暗示宗法礼俗的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宗族观念的加深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存在同向集中的态势。只不过此时的祭祀对象已从家族的共同祖先转变为核心家庭及其祖先,但是其目的依然是利用墓祭来聚拢家人或族人,人们对墓祭活动所要达到效果的追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正因如此,南宋人陈藻在谈到宗法祭祀时才会感慨道,“今自两府而至百姓之家,物力雄者则蒸尝田多,其后子孙繁庶,而其业依律以常存,岁祀不乏,每其房

族第升一人以为长,虽不曰别子为祖,而其实有别子为祖之意,虽不立嫡子为宗子,而宗子之道常不坠,且自公卿而至庶人,第有资产皆可为耳”<sup>[76]</sup>。

##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宋代莹园在形式上承自汉唐,但已不再是某些上层人士的专属,而是成为当时丧葬礼俗、宗族观念等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从考古发现的两宋以后莹园来看,宋代莹园的形制对后世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福建将乐县积善元墓M1,墓葬依山势而建,北高南低,由北向南依次是围壙、扶手、踏步、墓埕<sup>[77]</sup>,直接承袭本地宋代莹园的构造特点;浙江杭州陈家埠明代曹氏家族墓园呈阶梯状布局,自上而下依次是围墙、环道、封土和四级台地<sup>[78]</sup>,与湖州风车口南宋墓地的布局基本一致;浙江嘉兴李家坟明代晚期李湘夫妻(妾)合葬墓,墓穴东边有残存的青石条砌筑的环壙<sup>[79]</sup>,与桐庐象山桥南宋墓、金华郑刚中夫妇墓、云和正屏山南宋墓莹园的环壙结构十分接近。由此可见,至少在浙闽地区,元明时期基本延续了南宋时期较为流行的莹园传统和营建格局。

宋代莹园的形制在有的区域甚至可以延续到近代。例如,温州地区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流行的“椅子坟”,既有逐级抬升的布局,又有坟前墓埕<sup>[80]</sup>,带有很强的南宋时期浙闽地区莹园形式。至于其他地区,虽然不如浙闽地区资料丰富,但是有理由相信宋代的莹园形制和丧葬礼俗在后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延续。因此,宋代莹园在继承汉唐时期丧葬文化的同时,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为后世开启了新的篇章。

[1][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莹域》,《考古》1981年第6期。

[3]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4]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郑嘉励:《浙江南宋墓葬的地表莹园制度述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园》,文物出版社

- 2018年。
-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湖州风车口南宋墓地》,《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 [9]河南省文物局:《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番禺小谷围岛小陵山宋代家族墓》,《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游县博物馆:《龙游寺底袁宋代墓地》,《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2]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仓山区虾蟆山宋墓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2年第4期。
-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云和正屏山南宋墓》,《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4]朱土生、胡继根:《龙游高仙塘两座宋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五十一辑,中国书店2009年。
- [15]同[7]。
- [16]同[11]。
- [17]同[11]。
-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县博物馆:《桐庐象山桥南宋墓》,《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金华市金东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南宋郑刚中墓》,《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0]同[14]。
- [2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瓯江水库文物工作报告之二·丽水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 [22]同[21]。
- [23]吴东海:《浙江丽水市发现一座南宋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 [24]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下王村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 [25]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余姚大隐南宋汪大猷墓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 [26]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宁波余姚南宋史嵩之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 [27]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
- [28]黄昊德、罗汝鹏:《浙江绍兴兰若寺墓地》,《大众考古》2018年第5期。
- [29]周学斌:《临安市西坎山六朝宋元及明清墓群》,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30]崔大金、杨金东:《杭州市萧山区水漾坞战国至明代墓群》,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文物出版社2018年。
- [31]王光明:《南京江宁区清修村宋代墓园》,国家文物局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 [3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市钱家山西周遗址及竹山村三国墓与宋墓考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 [3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市太平街何家村南宋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 [34]冯建国:《广州市淘金花园西汉至清代墓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
- [35]同[10]。
- [36]同[10]。
- [37]同[10]。
- [38]同[10]。
- [3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揭阳牛屎山宋代砖石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 [40]同[39]。
- [41]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市新店镇罗汉山遗址2007年度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7年第3期。
- [42]同[41]。
- [43]同[12]。
- [44]福建博物院、沙县博物馆:《沙县宋代驸马墓考古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
- [45]郑辉、陈兆善:《将乐县大源商周时期和宋代墓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
- [46]同[45]。
- [47]同[45]。
- [48]同[45]。
- [49]同[45]。
- [50]福建博物院、将乐县博物馆:《将乐县梅花井宋代墓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2年第2期。
- [51]福建博物院、将乐县博物馆:《将乐县积善宋元墓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
- [52]同[51]。
- [53]林彤:《邵武宋墓考古发现与相关思考》,《福建文博》2018年第2期。
- [54]同[53]。
- [55]同[53]。
- [56]同[53]。
- [57]同[53]。
- [58]牛英彬、白九江:《江津区白沙中学宋代墓葬》,中国考



- 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6》，文物出版社 2018 年。
- [59]从本文收集的对比资料来看，南宋时期，在中原北方地区的金代统治区内，尚未有明确的莹园见诸报道。
- [60]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 [61]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00—201 页。
- [62]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1 页。
- [63]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第 233—251 页。
- [64]吴敬：《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171 页。
- [65]吴敬：《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 年第 8 期。
- [66]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七十八《王公以下拜扫》，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 [67]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清明节》，中华书局 1982 年。
- [6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 [69]宋·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一，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70]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八《丧仪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 年。
- [71]宋·朱熹：《家礼》卷五《墓祭》，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72]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 [73]宋·宋祁：《景文集》卷六一《孙仆射行状》，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8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74]宋·楼钥：《攻媿集》卷六十《汪氏报本庵记》，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75]宋三平：《试论宋代墓祭》，《江西社会科学》1989 年第 6 期。
- [76]宋·陈藻：《乐轩集》卷八《大宗小宗》，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77]同[51]。
- [78]杨金东、崔太金、赵一杰、杨国梅：《杭州萧山陈家埠发现古墓群》，《中国文物报》2018 年 8 月 10 日第 8 版。
- [79]嘉兴博物馆：《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2009 年第 2 期。
- [80]陈华文：《浙江墓葬形制、分布及文化意义》，《文化学刊》2018 年第 5 期。

## A Discussion on Song Dynasty Tombs and Cemeteries

WU Jing<sup>1</sup> MU Hong-he<sup>2</sup>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rough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Song Dynasty tombs and cemeteri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from the mid to late Northern Song to the Southern Song, there was a transformation of burial grounds from family cemeteries to individual household cemeterie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Song Dynasty tombs and cemeteries significantly reflect certain funeral customs and kinship concepts of that era. They served as crucial spaces for funer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had a lasting impact on burial practices, extending into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ven into modern times in some region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emeteries; type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social customs; funeral customs; kinship concepts

(责任编辑:张平凤;校对:黄苑)